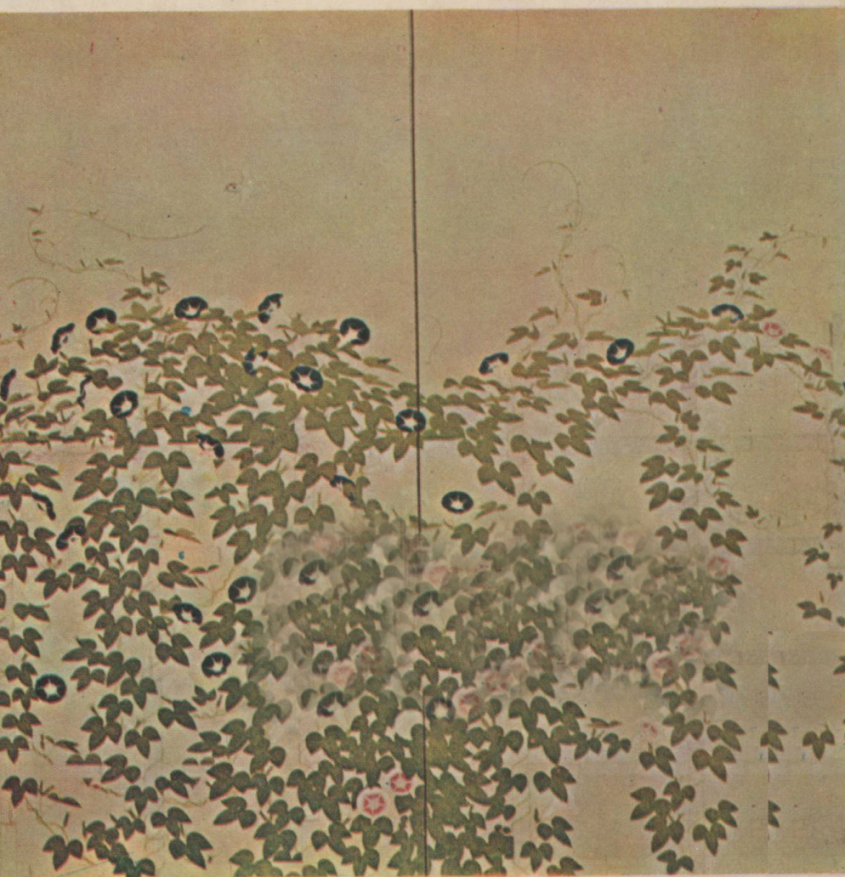


經典叢書

佛心流泉

孟祥森譯著



佛 心 流 泉

孟祥森譯著

佛 學 研 究 社

佛 心 流 泉

編 著 者：孟 祥 森

出 版 者：佛 學 研 究 社
發 行 者

香港北角堡壘街658號八樓

印 刷 者：華 泰 印 刷 公 司

香港仔昌業大廈八樓C座

定價港幣 \$ 8.00

致 讀 者

一、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用現代的語言、現代的觀念把禪宗的三種基本經典的內容說出來，讓沒有接觸過佛學或接觸到而覺得佛經難解的年青人，可以不必受到文字的阻碍而明白它的意思。

二、部一是我自寫的，部二是我譯的，這譯是「意譯」，甚至是「演義」，目的是要把栗子的殼剝開，讓栗子的仁出來。不論是寫是譯，都是出自同一個淵源。

三、數年前，真善美出版社影印了一部木刻本的「金剛經五十三家集註」，其中註得好的當然不少，但最吸引人的却是「川禪師曰」，那簡直是太妙了。他不是註，而是使你覺得佛陀一邊在跟弟子說法，他在一邊敲鑼一邊打鼓的唱和，他唱得是那麼恰到骨節眼上，讓你不禁要拍案驚嘆！他不是註，而是在說法，是佛陀在一邊說，他在另一邊說，而他所說的，又正是佛所說的，但那又是多麼活生生的，多麼中國的，禪宗的！川禪師，快人也。

四、川禪師是誰，我不知道，我甚至並不想去考證他，覺得考訂他的身份有點拘狹了他。其實說他是我們心裡一個老朋友就够了。

五、書名原想叫「佛學流泉」，怕「佛學」兩個字太硬了，使讀者以為它是學術或學問，所以改成「佛心流泉」，但這個名字又軟了。確切一點說，本書的名字應該叫做「佛的領會的活泉」。

六、鈴木大拙出了一本英文本的「禪學手冊」(The Manual of Zen)，把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和「壇經」收在裡面(後二種只譯重要部份)，並寫了一些註，這些註我大部份引譯了。

七、在譯文上，有些地方我參考鈴木大拙的英譯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和「壇經」，和陳文濟的英譯「壇經」。

八、陳文濟博士的英譯「壇經」有很詳細的註腳，我由於懶，沒有譯，我自己想做的註，也由於懶，沒有做。希望以後有機會補。但在經義方面，我的「註」都用語譯的方式表達出來了。

九、再跟你商量一句話：「頓悟」是不是「自然悟」？而悟的內容是不是「悟自然」？

目次

致讀者・ 1

部一 都是同樣的活泉・ 1

部二 古經今譯

1. 「心經」今譯・ 37

2. 「心經」解說之一・ 41

3. 「心經」解說之二・ 43

4. 鳩摩羅什譯「心經」附註・ 50

5. 「金剛經」今譯・ 59

6. 鳩摩羅什譯「金剛經」

附川禪師唱合・ 89

7. 敦煌出土「壇經」今譯・ 137

8. 敦煌出土「壇經」原文・ 199

部一

都是同樣的活泉

每當我安靜下來，便感到一種醇和清靜，像一股清泉那樣潤澤着我的裏面，潤澤着我的全身。我覺得世界是多麼奇妙，生物是多麼奇妙，人是多麼奇妙，心是多麼奇妙。「心」真是王，這是太陽系（或宇宙？）新發生的一種東西，從太陽系的年齡來看，「心」不過是剛剛呱呱墜地的嬰兒，但是，「它」又是多麼重要，或者說，「它」把自己看得又多麼重要，它像自己是君王似的那樣重視自己，開發自己，鍛鍊自己，釋放着自己無盡的內涵，潛入自己無限的深淵，觀測宇宙，觀測自心，又觀測心與心之間的關係，一切的情，一切的智，一切的幽深都由它演示出來，它的誕生，說是宇宙的怪胎或神胎都無不可。它的奧妙，它的君王性，它的自知其重要性，它的自己培養與鍛鍊，是宇宙裏最大的奇蹟。宇宙裏即使有比地球人更高的心靈，地球人的心靈也仍是最大的奇蹟，就像一個長成的麥子固然比麥苗更成熟，但麥苗既是麥苗，終將長成麥子一樣。宇宙裏不管有多麼高的心靈，人類的心靈必有一天會趕上去，因為它已開始了，這宇宙所開放的奇葩！

從這裏我了解到為什麼會有「唯心論」或「唯識宗」，質言之，那是一種象徵，象徵了心對它自己的重視，「心」自視爲宇宙的君王，它是唯我獨尊的。想到這一個發展，不禁起敬畏。不只是敬，而是有些害怕（是誰在害怕？心爲什麼要害怕它自己的霸道呢？難道有比心更高的心在害怕較低的這層心的霸道嗎？是的，那更高的一層心不要自己爲宇宙的君王，而要跟宇宙相融。）

我也了解到尼采「超越善惡之外的道德」的意涵——那君王似的心必須完成它自己，它要真誠於它自己，它要大步的邁進而不顧瑣屑的牽扯。

就這一顆心靈的發展，它就可以讓你投一生，投十生，投一萬生進去了，這就是爲什麼有許多人被心靈的力量所吸引而投身於宗教、文學、藝術、心理學和天文學等等的。那股力量是那麼強大，是那麼幽秘，就像一股巨大的，不知名的宇宙引力一樣在吸引着人們注意——是心靈在吸引着心靈，是人類的心靈的「自戀症」，是人類「精神」的自戀症——這宇宙中會懂得自己美好，會懂得自己重要的奇葩！

當我安靜下來，花是多麼美好！小蜜蜂的肚子是多麼親切，就像我的小孩子的小肚子一樣。你覺得，一盆雛菊那樣開放着，它的幽秘絕不亞於佛的穎悟。

每當我安靜下來，我不但能了解身邊的人的一個皺紋，一根眼睫毛的眨動和最細小的一個動作，我還能了解前人所留下來的言詞與教訓——這顆心是大家都一樣的，所有的人類都有一顆共同的心，這顆心是佛的、是老子的、孔子的、莊子的、六祖的、你的、我的。

那是一個活泉，從很久很久以前那樣流下來，流下來，流到佛陀、流到老子、流到孔子、流到莊子、六祖……流下來，到你、到我。那是同一個活泉，在那裏，生的滋潤流溢着，穎悟之情

洋溢着，歡喜之情洋溢着。

2

領悟，其實只是一種「妙境」——你覺得宇宙很妙，生物很妙，人很妙，心很妙，什麼都很妙。天很妙，地很妙，花很妙，鳥很妙，貓很妙，狗也很妙；孩子很妙，大人也很妙；月亮很妙，太陽很妙，快樂很妙，痛苦也很妙，甚至出家也很妙；數學很妙，音樂尤其妙……總之，這是一個妙世界，一旦你發覺了它的妙，你就得了「妙症」，想改都難改。

這並不是說從此以後你就不再倒霉、痛苦和煩亂了，不，這些照樣會有，只是你在倒霉、痛苦和煩亂的時候，還偶而會偷偷的感覺到一種「妙」（甚至帶着一種「罪過」的感覺）。

這種妙的感覺有時候有一種融化作用——它會把你的倒霉感、痛苦和煩亂融化一些些，讓它有點潤澤和緩衝的餘地。而當你的倒霉、痛苦和煩亂剛剛過去，你會又發覺這種妙症的存在，好像一個清澈的湖在那裏似的，讓你快樂。這是一種相當頑固的「良性症狀」*。

可以說這是一種情境，也可以說是一種悟境吧！

*十年前臺北上映過一部美國片「巨嘴鳥」——有一隻巨嘴鳥飛到瘋狂而痛苦的紐約(?)，他身上帶着一種細菌，感染的人都會突然閉朗起來、和善起來、快樂起來。大家都不愁眉苦臉了，大家都歡笑了。事為市政當局發覺，認為此種傳染病可怕，於是展開預防、撲滅的運動，全市宣布戒嚴，市政機關進入核子防護室，汽油中摻進殺菌劑，所有的汽車與噴射機都在噴灑這種殺菌劑……

3

淨土宗直接掌握了佛禪的要旨：讓這個心清淨下來，佛性自現*。也就是說，當我們讓自己的心安靜下來，澄清下來，恬淡喜悅之情自現，這個世界就是一個「妙」世界。

淨土宗的本意應當是活潑發展現生命的，讓生命活潑潑的生活於這個妙世界，感受和領享這個妙世界。

*淨土宗用的方式是唸佛號，這個方式當然是很好的，由於唸的是佛號，不但有使注意力不渙散的作用，還有一種提升、暗示(向佛學習)和感恩的作用。但唸佛號畢竟是後人設計出來的一個方法，用來求心的安靜固然不錯，但它對個人來說缺乏原創性的感悟，使人往往只顧了唸佛號，而跟世界沒有直接生動的接觸，使淨土一法往往變成了逃避世俗世界的辦法，或成了「積功德」以求不下地獄的辦法，數起唸珠來完全和撥算盤一樣，只不過一個累積此世的財富，一個累積他世的財富而已，其「商人心態」完全一致，這和捐款建廟、買功德牌位，以及基督教的為了「得救」而行善如出一轍，已經完全是淨土宗的末路了。

我必須用我自己的領會來解釋佛經，否則佛經對我便沒有意義，而我的解釋對別人也同樣沒有意義，因為它只是一個概念的空壳子。我們對一切精神哲學的解釋只有一條道路，就是透過自己的領會，出於我們的自然，否則就不必做註解，因為那些精神不需要這種註解，讀者也不需要；而我們自己更會偽虛、牽強。因此，每種真正的註解都是註解者自己的哲學。我對佛學的看法不是佛學，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忠不忠於我自己。佛經中有我不同意的地方，有我認為矛盾的地方，有我認為虛假的地方，有我認為觀念不清的地方，有我認為調子太高，架空的地方。那調子太高而我覺得不及的地方，我必須承認不及，但我也同時對這些高調子表示懷疑。我覺得，至少對我來說，那些高調子是沒有意義的，我不生活在那裏，因此我必須把它拉下來，貼着我的泉源做同一水平的流動。

說真的，這些年來，「無上正等正覺」和「自性」這兩個名詞一直讓我困惑，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（我必須承認，我也沒有做過特殊的努力）。而那些高超的解釋也總不能在我心中留下什麼痕跡。就是說，不管人家說得多麼高，它對我都是無用的，它並沒有改變我的人格，沒有解脫我對生命的愛戀和對死亡的遺憾，我還是會像孔子那樣的感嘆，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！」當我想按照傳統某些解釋法那樣解釋時，或按照某些經文的前後對照那樣解釋時，我立刻會察覺到跟我自己的感覺不貼切，那是架空的，是勉強的，是虛假的，那不是我的，跟我沒有關係。這

時我便了無興趣，覺得糠糟一片。因此我不得不有一種想造反和革命的感覺。譬如說，我覺得「步行騎水牛，空手把鋤頭，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」這種詩句不管多麼深妙（或「再明白不過」），都是不必要的，都是玩把戲，我不喜歡它。

我覺得沒有時間浪費在這些把戲上面；天下那麼大，生命那麼美好，好書那麼多，重要的事情那麼多，為什麼我要在這些小窟窿小洞裏鑽呢？我認爲這些都是領悟的心靈由大變小，由廣闊變煩瑣而搞出來的東西，是當生命由活潑的原創性走入小街小巷搞出來的結果，是佛學的末道。就像「一根針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」*是基督教神學的末道一樣。

反過來說，「森羅萬象即法身」、「青青翠竹，總是眞如，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」、「佛未出世，塵塵刹刹未嘗不熾然常說；祖未西來，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」，這一類的話却那樣甜美的流入我的裏面，跟我的裏面相契相合，使我驚訝，喜歡。

我覺得，那就是佛所教，那就是禪所教。然而，到了這種相合的程度，它是不是佛所教或禪所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實在也沒有什麼禪和佛了；禪和佛和人也沒有什麼不同了，分別了——那是人的教訓，是一切人的教訓，是我們自己的領會；根本不必再說它是佛教、是禪宗、或任何宗派，因爲那是「人」，那是人的心靈的流溢，不再分古今中外了。眞正的佛教也不再是佛教，眞正的禪宗也不再是禪宗，眞正的道家也不再是道家，那都是「人」，是「大家」。

* 中世紀煩瑣哲學家們討論的一個問題。

我的領會只有一個核心，那就是：當生命順其自然，就是幸福的，快樂的，他就是生活在天國之中，此世就是天國。我就是這樣發現天國的，我發現天國就在此世，同時也了解了「天國」是一種寓言，它寓意着，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得美好時，那就是至福的，至為滿足與欣歡的，是生命所能求得的最為美好的狀態，而同時，我也立刻明白，地獄亦在此世，煉獄亦在此世——那就是當生命遭受外來的或自作的災禍，當生命的生長與舒發受到遏制，當生命受到殘傷與破壞，當欲求不得飽足的時候。

這個領悟讓我產生了歡喜與信心，因為我發現天國就在此世了，就在你的跟前，生命的本質是快樂的，欣歡的；而地獄也不再不可克服，因為它就在此世，只要我們努力，就可以克服它，而克服它也不再是漫無目標的或束手無策的；我們只要讓生命適順其生就好了，讓肉體與精神自然的成長與舒發就好了。

從此我處處看到天國，處處遇見天國，在你喜歡的人身上，在你們的對應上，在小孩子身上，動物身上，在路邊的花，牆邊的草，鴿子翅膀的颼颼聲中，在一餐一飯，一眠一笑中都發現了天國。當然我也常常發現地獄，那此世的地獄，和那內在於人心的地獄；但我發現，除了天災和疾病以外，地獄大部份是人造的，那是人，由於未曾領會到天國就在此世，而造作出來的地獄。是了，人之所以製造地獄，是由於他未曾張開眼睛看到此世的天國。如果他張開眼睛看到這

個天國，他將滿足，他將感恩，他會生活於欣喜中，而不會想去製造地獄。

6

「無上正等正覺」和「頓悟」這兩個詞常使我惶惑，似乎是極其神秘，極其高越，要極大的慧根，並經過極大的努力才能達成的。而當人得到了「覺」或「悟」，宇宙會因之震動，光會因之變色，人會脫胎換骨，達到不生不死的地步。

這樣一種偉大的領悟，它的內容必然是石破天驚的，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。然而，佛經中所說的道理，除了概念名詞上的一些障礙外，我却覺得並沒有常人所不可懂的地方，那麼，說它偉大是對的，說它神秘卻不對吧。

心經與金剛經的主旨是在告訴我們：「一切事物都是組合而成，沒有不變的實體」；壇經以後的禪宗主旨則在告訴我們：「只要安靜下來，智慧的本性就會流露，這也就是佛性的呈現。」

這兩種覺悟的內容固然可說偉大（因為是眞知灼見），但並不神秘，也不高越，它是「如實的」。

但弟子們却由於對佛陀和六祖的崇拜，而把他們的生平和領悟神話化了，神秘化了，把他們心靈的成就說成了神人般的成就，是至高無上的，留給人一種高不可攀，深不可測的感覺。這固然是對佛陀與六祖的崇敬，但對後人却造成了障礙，因為它使後人對於「悟」產生了神秘感和高超感，使人認爲那「覺悟」是一般人達不到的，使人對於佛與禪的教訓產生了「幻象」。它的結